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淨土大經科註》第一百四十二面，倒數第五行：

「宋代大居士王日休，曾撰《龍舒淨土文》，四海稱譽，傳誦至今」。這是宋朝時代人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，王日休居士，世人尊重他，不稱他的名諱，稱他做王龍舒。龍舒是地名，就是現在的安徽省舒城縣，距離合肥很近。中國在古時候對一個人最尊敬的是稱呼他的地，他出生的地方或者他修學的地方，就是這個地方出了這樣一個好人，整個地方上的光榮，這個意思，所以稱地。佛門也如是，譬如說智者大師，不稱他的名，不稱他的諱，稱天台大師，他老人家住天台山，天台大師。窺基大師，不稱他的名諱，稱他做慈恩大師，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慈恩寺，長安的大慈恩寺，這是尊稱至極。龍舒居士他有一部著作叫《龍舒淨土文》，讚揚淨土。確實不但是修淨土的同学一定會讀他這部書，不學淨土的，甚至於不學佛的，古時候讀書人都喜歡讀這本書。從這個地方看，儒釋道自古以來就融成了一體，形式上有分儒釋道，內容裡頭沒有分別。儒他也認真學佛、學道，佛也很認真的學道、學儒，因為祖師把儒跟道做為佛法的基礎，扎根教育，這就融合成一家了。所以四海稱譽，全國稱讚，讚歎他，傳誦一直到現在。

「王氏臨終，端立往生」。這可以給我們做一個見證，他專修淨土，念佛求生，臨終是站著走的，也是沒有生病，無疾而終，預知時至，這不是假的。第一次會集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他作的，可惜他一生沒有看到唐譯本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想到，古時候的經書數量太少，因為都是手寫的本子，流通量很少，難得遇到。不像現在

，現在印刷術發達，印個幾萬冊、十幾萬冊很平常的事情，古代是真正艱難。宋朝發明了印刷，木版的印刷，也很費事，比抄寫是方便多了，抄寫一天寫不了幾千字。長期抄經，一天大概是兩千字，字數太多會抄錯，為了不能抄錯，小心謹慎寫慢一點可以，保持品質。所以像《四庫全書》以前抄寫的時候都限制，字數每一天是一定的，不讓你抄太多，怕錯字多。這是只看到四種，五種原譯本只看到四種。「可證居士實為我國淨宗解行俱優」，他對於經教研究，自己真念佛，真信切願念佛，所以解行俱優。「殊勝希有之在家大德」，在家居士裡頭在歷史上他很有地位。

「王氏深慨寶典之塵封，於是乃會集《無量壽經》漢魏吳宋四種原譯另成一本，名為《大阿彌陀經》」。他這個會集本，這第一次的，會集得很好，可惜就是唐譯的他沒看見，唐譯裡面還有一些重要的經文，這四種本子裡頭沒有的。所以古大德根據這些情況判斷，傳到中國來的梵文原本不是一種，如果是一種，翻譯的人再多，出入不會很大，叫大同小異。像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就有六種譯本，現在《大藏經》裡面都有，裡面確實大同小異，所以斷定傳到中國《金剛經》的梵文原本是一種。《無量壽經》差別太大，所以古大德判斷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梵文本傳到中國，那就證明釋迦牟尼佛三次宣說的，還有七種本子失傳了，所以古人在三次後面再加一個以上，世尊當年在世介紹西方極樂世界至少是三次以上。可見得這個法門重要，不是重要他不重複的講，重複的講那就是很重要的。這個顯示出佛對我們的恩德太大了，我們怎樣去報佛恩？依教奉行是真報佛恩，這一生決定往生，生到極樂世界就滿佛的願了，這叫真報佛恩。

龍舒居士深深感慨這麼好的一部經典，你看沒有人學，塵封就是比喻沒人學。為什麼沒有人學？前面說過了，五種原譯本很難得

看到，看到一個，缺漏的很多；統統都看，沒有那種能力找到經本，連王龍舒唐譯的他都沒見到，你就可想而知。這是一個有身分、有地位、有財富的長者，他的能力都做不到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所以他就想到會集，會集是有必要的。名，他會集的經題叫《大阿彌陀經》，這是自己給它定個名字。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經題，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，完全是原經的題目，這個太難得了，真叫善巧。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宋譯的，宋譯的經名，宋譯本的經名，宋譯本的，《清淨平等覺經》是漢譯本子的經題，你看他把兩個經題合在一起，重複的就是一個經字，捨掉一個經字兩個經題合在一起，天衣無縫，確實太高明了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因為這個經題可以說把五種原譯本的經義都顯示出來了，就妙在此地。

「王本問世，海內稱便」，海內就是全國，全中國，學佛的人方便了。「叢林奉為課本」，叢林前面跟諸位介紹過，這真正是中國特色的佛教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確實跟中國孔子非常相像，私人教學，演變成後來的私塾，私塾教學的方式，老師就一個人，學生很多，並沒有制度，一直傳到中國還是私人教學的方式。到唐朝禪宗第八代馬祖、百丈，是六祖的徒孫，他們兩個發起的，馬祖建叢林，就是硬體設施他來負責，百丈立清規，就是整個我們今天講學校的章程、規矩，百丈大師來建立，變成學校，很有制度。有校長，校長當時稱為叢林主席，那是校長，或者稱為住持、方丈，都可以，這些名稱他都可以稱，一個叢林只有一個。還有和尚，和尚是親教師。這一個叢林裡頭誰可以稱和尚？就是方丈、住持，他一個人稱和尚，和尚是校長，別人不可以稱。其他人稱什麼？阿闍黎，阿闍黎像現在學校的教授，這是普通名稱，阿闍黎，阿闍黎的意思叫軌範師。所以這個意思比教授意思圓滿，教授裡頭看不到軌範。軌是軌道，範是模範，這個老師他的言行、他的思想，可以做學

生的榜樣、做學生的模範，這才能稱之為阿闍黎，就是教授。制度化了，有校長、有教授。

行政組織分三個部分，叫綱領執事，這三大類。第一個是教務，現在大學的教務長，稱首座和尚，他管教務。管訓導的，維那，維那也能稱和尚，也可以稱阿闍黎，他管訓導。第三個是總務，現在是總務長，學校裡頭，叢林裡面稱為監院，我們一般人稱為當家師，當家師是總務。這三個綱領執事他們地位是平等的，就是校長下面三個部門。下面再分，從上到下有一百零八個單位，大大小小合起來一百零八，叫一百零八單，單是單位，就是一百零八個單位，學校組織。這是中國特色的佛教，正規的學校，這叢林。正規學校就採取龍舒會集的《大阿彌陀經》這個經本做為課本，這屬於淨土宗的課本。「流通勝於原譯」，大家都喜歡讀這個本子，讀原譯本的人很少了。

「我國龍藏」，乾隆皇帝下令編的這套《藏經》。乾隆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做了一個整理，這個功德無量，這修了大福報。將全國這些圖書分成經史子集，這個分法在隋以前就分了，就有經史子集這四部，他就根據古人經史子集來編這一套《四庫全書》，傳統文化統統收在裡面。當時手寫的，一共只有七套。七套，藏在圓明園這一套，八國聯軍把圓明園燒掉了，所以就剩下六套。現在只剩下三套半，有一套殘缺不齊。《四庫》還有《薈要》，《薈要》怎麼來的？編《四庫》的時候乾隆年歲已經很大了，他怕時間太長，他見不到這部書，所以就特別交代給總編纂紀曉嵐，這是總編輯，請他在《四庫》裡頭選擇最重要的先編一套給他看，這叫《薈要》。

《薈要》可以說是《四庫》的精華，分量是《四庫》的三分之一。這一套書因為給皇帝看的，所以是原原本本，裡面一個字都沒有刪改。但是《全書》不一樣，《全書》是要分發給國家各個地區的讀

書人讓他們去念，裡面凡是有講到滿族的、批評他的全刪掉，這是政治因素，刪掉了。《薈要》沒有，《薈要》是給皇上看的，不是給別人看，皇上這兩部，一部在皇宮，一部在圓明園，圓明園的也燒掉，剩下一個孤本，真是寶貝！這個孤本國民黨政府帶到台灣去了，非常難得。

我們當年在台灣天天就想著，這兩本書怎麼樣能夠把它翻印流通，不至於喪失掉，如果不印肯定會失掉，失掉就太可惜了。多少年的醞釀，多少人關心這個事情，終於商務印書館發心把這個《全書》印出來，只印了三百套。為什麼？賣不掉，這麼大的書，怎麼賣？賣不掉，所以只印了三百套。我買的這部書，是一個同修發心要送我一部《全書》，我高興得不得了，跟商務印書館聯絡，最後一套。這一套被日本人買去了，日本人沒有錢，付不出錢來，就是日本人買了五套，最後五套，四套他付了錢，拿去了，這一套還沒有付錢。商務印書館跟他協商，可不可以讓給我。他說可以，但是要十二萬，要給他十二萬。我們也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他，給他十二萬，十二萬台幣，合我們港幣就是三萬，港幣現在兌換率是一比四，日本人要，不能不給他，他付了訂金。所以我得到是最後一套。這個總經理他告訴我，才只有三百套。

《薈要》呢？《薈要》是世界書局印的，我買了很多，我一共大概買了它六十多套。總共印多少套？兩百套。這兩百套我買了它大概將近七十套，送給全國每一個省選一個大學，送給學校，還有特別市、自治區，好像有三十多個單位。我是拜託上海復旦大學，那時候復旦大學校長的書記跟我挺好，他幫我的忙，這些書運到復旦大學有地方放，同學們做義工替我分發，統統都送到了。陳天全，現在他是人民大學的書記，他幫我很大的忙。送到祖國，這就不會丟掉了。這套書的價值超過《全書》，因為它裡面的內容沒有改

變，是最難得的一個本子。台灣紀念孫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一百年，所以商務印書館想再印《四庫》，打電話給我。我說好事！我說你們再印，我要一百套。他高興死了，這大主顧。我買了它一百套，給我算成本價錢，一套五萬美金，一百套就是五百萬。世界書局也通知我再印《薈要》。我說好！太難得了，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說你們再印，我要兩百套，這兩百套也是五百萬美金。一千萬美金就做這兩樁事情。希望分送給全世界各大學，著名大學圖書館去收藏。世界縱然有災難，因為分散地方多，不可能全部都遭災難，總會有一些留下來的，我是想用這個方法保存中國傳統的這些典籍。曾經有人告訴我刻石頭或者是用金屬片，我說那個不可靠，萬一個地震，全毀掉了。什麼方法妥當？數量多，到處都有，這是最妥當的方法。一百部《全書》交貨了，我都收到了，《薈要》大概再兩個月之後就可以交書了。我們沒有別的目的，我現在年歲這麼大了，也沒有能力再去讀這些書，目的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，沒有別的，就這麼一個念頭。

這個事情比什麼都重要，典籍能夠保留，下頭最重要的要有人讀。我為這個事情想了很多年，這一套叢書從哪裡讀起？怎麼樣才能把人喜愛這套書的興趣引起來？我就想這個問題。我想的方法跟唐太宗想的方法一樣，唐太宗想《群書治要》，是他搞的，我想法跟他一樣，就是在這套書裡頭，特別是在《薈要》，《薈要》是精華，從這個裡面選出最好的東西，把它節錄出來。我讀書我喜歡把重要的地方都把它畫出來，然後再把它整理，抄成一個節要，就方便了。我有很多節要的這些小東西，看過之後那些書我就不再看了，我就看這一點資料。所以我就找我弟弟，那個時候他還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，現在已經退休很多年了。我說你找退休的老師，教文史的，教國文、教歷史的，教中國歷史的，找這些老師，請他們在

這個書裡頭節要，分量不要太多，能夠有個二、三十萬字就很好，我還送了五、六萬人民幣，請了幾位老師去做。結果做出來的東西拿給我看，不合適，這些東西還在澳洲。節錄也不容易，沒有法子，自己也抽不出時間。

結果是在我找《群書治要》這個緣分，因為我說了幾次，講經提了幾次，居然有同學把這個書找到了，送到我這來。所以我們立刻把它印了一萬本，這就不會失傳了。居然有一個人送一套書給我，《國學治要》，我一翻，就是我想的，古人早就做好了，現成的。這套書是很破舊了，在我出生之前作的，我看它的序文，序文是完成之後寫的序文，丁卯年，我是那一年出生的，他們已經做了八年的時間完成，民國初年這些專家學者，從《四庫》經史子集裡面節錄出來，一共八冊。真是喜出望外，沒想到，你說老祖宗對後人那種照顧、那種關懷，全心全力的幫助，這不能不感恩。這一套書它叫《國學治要》，我翻它的序文裡寫，他這個靈感也從《群書治要》來的。《群書治要》的治是政治，是治國平天下的，這個《國學治要》是治學，是做學問的。有這套書就好了，這套書就是你可以藉這個書去入《四庫》，這是《四庫》的大門，你就能夠契入了，這就非常好。我也印了一萬套，一套八冊，贈送給高等學校。這是拋磚引玉，希望古人的東西不要失傳。

但是要想學這樣東西還有一把鑰匙，文言文，如果沒有文言文的基礎，這個東西擺在面前你沒有能力去讀。文言文要怎樣訓練？過去李老師教我們，背《古文觀止》，在《古文觀止》裡面選擇一百篇。《古文觀止》總共有三百多篇，李老師很難得，在台灣那個時候，每一個星期給我們上一堂課，講《古文觀止》，十年，這一部《古文觀止》講完了，講圓滿了。但是非常可惜那個時候錄音的設備都沒有，沒有把它記錄下來。很可能我們台中有個老同學，周

家麟居士，他喜歡記筆記，寫得很完整，我們再打聽看他有沒有這個筆記留下來，應當把它印出來流通。但是台灣國語日報它出了一個副刊，叫「古今文選」，內容非常豐富，都是在台灣那些老學者，老一代的，現在都不在了，注音、註解、翻成白話文，還有講評，非常精彩。所以這套書是學文言文最好的教科書。現在《全集》好像有十七冊，精裝。能夠在這個裡面選一百篇，中國古人的方法是背誦，你能夠背誦、能夠理解一百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寫文言文。這文言文鑰匙拿到了，障礙就沒有了。如果是閱讀，老師告訴我們，有五十篇就夠了，你能夠熟背五十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閱讀，你熟背一百篇，你就有能力寫文言文。五十篇，一個星期學一篇，一年。跟扎根教育一起學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》，一年完成，扎根教育，同時就背五十篇古文。

學佛的人，你看我們這個《大乘無量壽經》，這是古文，在文學裡面佛經的文字稱為變文，你們看到文學裡的變文，這就是翻譯經典的。為什麼稱它做變文？不能說是中國正規的文言文，是當時的白話文。為什麼？佛是叫大家都能夠懂，大家都能學習，也就是最淺顯的文言文。我們如果能把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背得滾瓜爛熟，裡面意思都懂得，大概讀佛經沒什麼障礙。讀《四庫》有障礙，《四庫》文字比這個深，所以《四庫》這個文字還得從集部裡面去找。《古今文選》裡頭可以選擇，或者是《群書治要》好，《群書治要》裡頭它一共選擇六十五部書，都是裡頭精彩片段，能夠用這個也能成功。背個相當於五、六十篇古文這樣的分量，那文言文不成問題。要用功，要真用功，一個字都不能放棄，每一個字、每一個詞都要去查資料，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縱然年歲大了，還行！我們看到胡小林，五十多歲了，行，他是一個字都不放鬆，一天在這上要花七、八個小時，學佛雖然沒有多久，他根深蒂固了。



古人所謂天下無難事，鐵杵磨成針，真正有心去做，沒有不成功的。

對中國文化有認知，對中國文化有愛護，不忍心讓它斷絕，我們自己發願來繼承，來承傳下去。自己做榜樣，帶動一些年輕人。我們花這麼多錢，印這麼多書，沒有別的，就是希望它能傳下去，不要失傳，目的在此地。《大藏經》我們預定的是印一萬套，現在大概差不多完成將近八千套，距離我們的目標很近了，都是希望流傳下去。特別災難太多，要到處都能夠存放，不至於失傳。《龍藏》收它了，就是《乾隆大藏經》。乾隆編《四庫》，他對佛教特別尊重，把佛教單獨提出來成為《藏經》，道教的經典在《四庫》裡頭，融入《四庫》了，佛教沒有融入《四庫》。清朝開國這些帝王對於佛教非常尊重，而且真學，成績最好的是雍正，雍正對於儒釋道三教造詣確實是非常高深，儒釋道裡面的大德很難超過他，他樣樣都通，學習認真。日本的《大正藏》也收了王龍舒這個會集本。

「蓮池大師曰：王氏所會，較之五譯」，跟這五種原譯本比較，「簡易明顯，流通今世，利益甚大」。所以大家學《無量壽經》都喜歡學王龍舒的會集本，就是《大阿彌陀經》，它容易懂。「又曰：以王本世所通行，人習見故」，它的流通量很大，看的人很多。「故於所著《彌陀疏鈔》中，凡引證《無量壽經》之處，多取王文，間採原譯」。這就是蓮池大師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所引用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多半都是王龍舒的會集本，也有五種原譯本，很少，不多，絕大多數採取龍舒的會集本，這就說明會集確實有必要。「又幽溪大師更有盛焉」。這是淨宗註疏的三大家，蓮池、幽溪，下面是蕩益。學淨土、學《彌陀經》，這三家東西你就不能不讀，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幽溪的《圓中鈔》，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《阿彌陀經》三大部，就是註解的三大部，一定要讀。

我是早年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每一次是一個半小時，在台北講的，我記得一共是講了三百多次，一次一個半小時，講三百多次，將近一年，講完了。一次是一個卡帶，那時候沒有錄像，錄音，一個卡帶，擺到桌上三百多。我到美國，還有一個美國跟台灣大學交換的學生，他研究《華嚴》，我那個時候正好講《華嚴》，他在台北住在我們圖書館，好像他是在紐約讀書的，跟台灣交換學生，對佛學很有研究。告訴我，希望我到美國去講淨土，他說美國沒有人講淨土，美國的佛教只有日本跟西藏的，他們講的東西，一個是密，一個是禪，沒有淨土。他說法師只有你去可以講淨土，別人恐怕不行。所以我第一次到美國去講經是一九八三年，一九八三年在美國開始講經。一九八二年去一次是開會，是萬國道德會在美國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，在洛杉磯開這個會。那個時候韓館長跟萬國道德會很熟，因為都是同鄉，都是東北的同鄉，跟理事長很熟，就請理事長邀請我做他們的顧問，我是顧問的名義參加他們這個活動。因為他們聘請做顧問，所以就跟著他們的旅行團辦護照。護照很不容易辦出來，出家人要辦護照出國要通過佛教會，佛教會很難通過，我想這不可能的事情，萬國道德會替我辦的護照。

開完會到美國之後，我們的同學知道我到美國，都跟我聯繫，才知道慈光講座跟道安法師的大專講座，學生在美國留學讀書的，有的畢業在那邊教書的，有三百多人，分散在各個大城市，那就變成我們的據點。這一去了之後，每年至少有二次、三次到美國去，去轉一圈，巡迴去轉一圈，跟美加地區就結了法緣。所以我出國的緣分是從這開始的，這是韓館長她幫忙的，她出的主意，要不然我出不了國。這都是好事情，都不容易。我一九八三年到美國去講經，我就把《彌陀經》，我這套帶子，講完了，三百多個帶子，我在講經的時候就擺在講台上，整整齊齊擺在講台上，好多人就問這什

麼東西？我說《阿彌陀經》。《阿彌陀經》這麼多！《阿彌陀經》講一年，就把人鎮住了。輕視淨土，瞧不起淨土，一看到《阿彌陀經》講一年，大家就呆了，不敢講話，這就有說服力。那麼薄薄的一本，講一年，一次一個半小時，四百多個小時，將近五百個小時。沒有這一套東西到美國搞淨土是很難，太難太難了。夏荊山就是那年認識的，夏老居士一看也呆住了，怎麼可能這一部薄薄的《彌陀經》講一年，怎麼可能的事情？將近五百個小時。我們今天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前面講完了，一千二百個小時。

我們不能不感激蓮池大師，蓮池大師寫《彌陀經疏鈔》的時候是什麼時候？當時禪風非常盛，淨土衰沒了，沒人瞧得起淨土。所以他的《疏鈔》完全用《華嚴經》的架式，玄義是十門開啟，用《華嚴經》來解釋《阿彌陀經》，把《阿彌陀經》無形提升跟《華嚴》平等，用心良苦！我們相信。蓮池大師是明朝末年人，萬曆年間的人。中國古人，隋唐時代那些祖師大德，研究釋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哪一部經能夠代表世尊一生的教學？大家幾乎都肯定是《華嚴經》，所以稱《華嚴》為根本法輪。方東美先生他認為《華嚴》是佛經哲學概要，推崇備至，而且自己真在《華嚴》上用功夫。《華嚴》也是法相宗的六經之一，法相是哲學，可是《華嚴經》到最後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《華嚴》最後歸哪裡？歸《無量壽》。祖師大德做的這個總結，我們相信蓮池大師知道。所以在清朝乾隆年間的彭際清居士就說得更清楚、更明白，他說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，《華嚴經》是大本《無量壽經》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我相信彭際清居士必定讀過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蓮池大師已經把《華嚴》，融會《華嚴》來講《阿彌陀經》，講得精彩，字字句句無量義！《華嚴經》說的，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」，一多不二。幽溪大師

的《圓中鈔》說「更有盛焉」，他所作的《圓中鈔》當中引用的《無量壽經》完全引用王龍舒的會集本，沒有引用原譯本，統統是用會集本的。這就曉得這些法師對龍舒居士的尊重，肯定龍舒居士說得不錯。「近代印光大師於所撰《重刻圓中鈔序》中，亦讚王本文義詳悉，舉世流通。」這是印光大師對龍舒會集本的讚歎。

下面跟我們說，「王氏會經，雖大有功於淨宗，但所會之本頗多舛誤」，這就是不是盡善盡美。「白圭之瑕」，白圭是玉，玉裡頭有瑕疵。「賢者惜之」，很惋惜。這些賢者，裡面舉幾個例子，「蓮池大師謂其抄前著後，去取未盡」，這是蓮池大師對會集本的批評。「彭紹升」就是彭際清，彭際清居士「斥之為凌亂乖舛，不合圓旨」，乖舛是錯誤。「今筆者」，這就是念老，念老「仰承古德諸說，竊計王氏之失有三」，王龍舒的會集本裡面有問題的大概有三種。第一「王氏會集，僅據四種，未及唐譯。唐譯名《無量壽如來會》，出自《大寶積經》，乃菩提流志大師所譯，多奧妙精要之文，為他譯所無」。這個本子他沒看到，這就是它不完美的第一個地方，因為唐譯的《大寶積經》裡面有一會叫「無量壽如來會」，就是講的《無量壽經》，介紹西方極樂世界，裡面確實有奧妙精要之文，這個龍舒居士沒見到。

第二個問題是「去取未盡，取繁遺要，改深為淺」，這就是節取經文不是一個容易事情，所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如何能夠把自己的見解放下，以大慈悲心為天下眾生，那就是公，沒有自己的意思在裡頭，這就避免過失。所以就取捨有些不當，當然這是少數，不是多數，畢竟古來祖師大德都引用他的東西，都讚歎他的東西，這就是白璧之瑕。取繁遺要，有些地方繁瑣的他取了，很精要的地方他漏掉了，有這種情形。改深為淺，「例如蓮池大師所責，如三輩往生」，這舉例子來說，「魏譯」，康僧鎧的譯本，「皆曰發

菩提心」，上中下三輩都是發菩提心，都有，但是龍舒居士的會集本只有中輩發菩提心，講了，下輩不發，就是不發，上輩的沒說，不提。這是什麼？高下失次，所以說未盡。這太重要了，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是淨宗的宗旨，修行宗旨！三輩往生統統發菩提心一向專念，在這個本子我們都看到了。龍舒本子是上輩沒提，中輩發菩提心，下輩不發，這是改深為淺。「故蓮池大師與彭氏（彭際清）斥之也」。

「三者，率意增文，儼若自著。王氏每以自著之文，演述原譯之義」。這就是蓮池大師講的「抄前著後，未順譯法」。翻譯跟會集不一樣，會集最忌諱的是自己用文字加進去，這個不可以，會集一定是原文，原文裡面可以刪節，不能用自己的把它改過，不可以。當然他改沒有問題，為什麼？他改得好，但這個風氣不能開，風氣開的時候，王龍舒可以改動我也可以改，那每一個人隨自己的意思去改，改個幾次之後這經就不能看了。所以古人最忌諱的是改動經文。看了，它是錯字，錯字怎樣？在旁邊註解，這個字可能是某一個字的錯字，可以這樣寫，你不能改它的，保持原樣子，世世代代傳下去，不變樣，所以註在旁邊。這是中國古人做事情小心謹慎，負責，把老祖宗的東西傳下來要原原本本，不能傳走樣子，古人對這個很重視。現在人不重視了，隨使用自己的意思來解釋，甚至於把經文改動，這個字不好講，換一個，這不可以的。

責其抄前著後，這句話什麼意思？「抄引經文於前，復又自著文句於後」，就是把他自己用的文字他也寫上去，就改動了，改動原文。「蓋是會集，必須依據原經，萬萬不可於原譯外，擅增文句」。龍舒居士這個本子裡頭有他自己擅增的文句，這是古人很忌諱的。「故責王氏未順譯法」。翻譯可以，翻譯是什麼？它是你自己翻譯出來的，行。但是別人譯的時候，你會集，要尊重人家翻譯的

，不能改動一字，他的字有不恰當，可以註在底下，註明，不可以改動。「由上可見王氏之失，非是不應會集」，會集是應該要做的，「而在於會本之多疵」，就是它裡頭還不完美，還有些問題存在，古德責備是這些地方。畢竟這些錯誤不是很多，很少，那就不是一个盡善盡美的本子。

「彭紹升」，就是彭際清，「憾於王本之失」，憾是遺憾，王龍舒的本子你看還有這麼多瑕疵在裡頭。「乃取魏譯本」，康僧鎧的本子，「而刪節之，是為《無量壽經》之第七種」，五種原譯本，龍舒的本子出來是第六種，彭際清的本子出來是第七種，但是他的本子是節本，他不是會集，它是一個本，就是康僧鎧的本子他把它刪節了，麻煩的地方刪掉了，就等於節要，像我們現在看書畫紅筆一樣，就這種方法，節本。這個節本有人用，民國初年丁福保採取了，丁福保的《無量壽經箋註》就是用的彭際清的節本，就用他這個本子。所以你看丁福保也很了不起，他不用自己的意思，他用經來註經，以經來註解經，所以叫箋註，都是抄的經裡頭，就像念老抄的這些經論來註解經，用這個方式。也很值得讚歎的，他用的是彭居士的節本。

「但此僅為魏譯一種之節本」，它不是諸譯的會本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有一個節本。「於是晚清魏承貫」，魏默深，也就是魏源，「為救龍舒之失，取五種原譯，另行會集，別成一書，初仍名《無量壽經》，後經正定王耕心氏改名為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。魏本文字簡潔精當，遠過王本。但率自增文之病，未能盡免，故魏本亦未盡善也」。我這裡有魏本，這個本子。這個本子是夏蓮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最初就是採取魏默深的本子，想把魏默深的本子把它刪節，他裡頭再加以補充，所以他前面是講重校補遺。大概是到最後看到不太妥當，這人家的本子把人家改掉不太妥當，所以重新會集，才

有現在這個本子。所以這個本子是會集的根。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，了解夏老他的思惟，他這個會集的由來，我們今天講動機的由來。這個本子作出來之後是重新校訂了，有些漏掉的地方念老給它補充了，一共三十七品，慈舟法師給它作的科判。這個科判我也下了功夫，我給《無量壽經》作科判的時候也是以這個科判為底本，但是比他作的更詳細。所以這個本子我們印了一千本，留作紀念，知道夏老最初的動機是從這個本子下手的。所以現在這個本子是非常完備的本子，古人節校也好，會集也好，所有的弊病統統改正過來了。

我們看底下這一段，「先師夏蓮居老居士」，黃念祖老居士是夏蓮居老居士的傳人。「悲智雙運，宗說俱通。圓融顯密禪淨於一心」，這幾句話是說夏蓮老的造詣，對佛法下的功夫深。宗是禪宗，說是教下，宗門教下他都涉獵，而且都相當的深入。底下這句顯示出圓融顯教、密教、禪宗、淨土於一心，這在佛門稱為大德，出家有，在家也有。世尊在世就把這樁事明顯顯示給我們看了，我們只知道釋迦牟尼佛，跟釋迦牟尼佛同時出現還有一尊佛，知道的人不多。那一尊佛是在家身分，釋迦牟尼佛出現是出家身分，在家的佛，維摩詰居士，在家佛。你看看世尊的弟子目犍連、舍利弗，維摩居士講經說法他們去聽，維摩居士升座，這些人進入講堂，對老師頂禮三拜，右繞三匝，跟見釋迦牟尼佛的禮節完全相同，你就曉得那是佛。所以現在在家居士對出家人要尊敬，但是不能有自卑感，平等的，都是佛的弟子，並不是說一出家就比在家人高一等，沒這個道理。所以世尊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表法給我們明顯的顯示出來了，我們要知道。維摩講經說法教學跟世尊沒有兩樣。

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。這個僧不是出家人，這個諸位要知道。僧是什麼？是團體。四個人，無論是在家出家，四個人在

一起修行，遵守六和敬，就叫僧團。僧是團體的稱呼，不是個人的。但是個人以後也稱僧，譬如說軍隊，軍隊是個團體，一個人也稱軍人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實際上是指他的團體。佛家這個團體是四個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見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那就是僧團。這樣的僧團出現在世間，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守護。出家僧團如是，在家僧團亦如是，所以在家有居士林。淨宗是在家跟出家混合在一起的。最初東晉時代慧遠大師在廬山建第一個，中國第一個念佛堂，東林念佛堂，現在叫東林寺，就在那個地點。一百二十三個人在一起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裡面不少在家人，劉遺民他們都是在家人，很有名的學者。所以有在家、有出家的，但是沒有女眾，全都是男眾居士，在一起修行。祖師示現這個樣子，我們要很留意去觀察，那裡頭有道理、有學問在，絕對不是說一剃頭身分就比別人高，這就錯誤了。

民國初年楊仁山的學生，楊仁山是居士，學生裡頭有出家人跟他學習。尤其歐陽竟無，老師往生之後他繼承老師的事業，創辦了支那內學院，支那內學院裡頭出家、在家都有。太虛好像在內學院還不是正科生，旁聽生，梁啟超是支那內學院的學生，出家、在家都有，平等的。歐陽大師特別提出佛法是師道，老師第一大。出家人能不能跟在家人學？在家人真有德行、真有修持，他是善知識，可以跟他學。所以我的老師不是出家人，有一個出家人，在先，章嘉大師。他老人家圓寂之後我跟李炳南，我是出家人身分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和尚，和尚是親教師。和尚用現代的話來比喻的時候，校長，學校有校長，稱和尚，再一個是指導教授，像博士班指導教授，你直接接受他指導的，這個人稱和尚，關係不同。學校老師很多，不是指導我的，沒有教過我的，對他們稱阿闍黎，不稱和尚，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，這個關係非常密切。



怎麼看佛教都是教育。宗教裡頭，宗教的要素，第一個要素就是要有一個神，佛教裡頭沒有，佛教裡頭沒有神，沒有造物主，沒有上帝。極樂世界是學校，釋迦牟尼佛沒有說極樂世界有上帝。極樂世界不同我們的社會，我們的社會士農工商，過去講有三百六十行，現在不止了，現在大概三千六百行都不止，行業很複雜。極樂世界沒有，看來看去，佛講來講去，極樂世界只有兩種人，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老師是阿彌陀佛，學生是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，統統是學生。學生有高級班，有中級班，有低級班。高級班，實報土；中級班，方便土；低級班，同居土，它有三個班級。但是雖有三個班級，待遇平等。怎麼平等的？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五劫修行功德之所成就，加持你，你一生到那裡就變成阿惟越致菩薩，就平等了。阿惟越致是最高待遇，所以同居土的學生也享受到最高級的實報土的待遇，無論是智慧、德行、神通、道力，幾乎都是平等的，這個不可思議，這是十方世界沒有的，而且你很容易在一生當中就證得。搞別的法門叫豎出，難，真難，學這個法門橫出，你一生就能成就，就能夠圓滿。

這部經太重要了！這些大德絕對不是凡人，他們來做這個工作談何容易！龍舒居士是大德，做出來的還有瑕疵。魏默深居士也不容易，還不完備。夏蓮老真的是至誠恭敬、小心謹慎，十年的時間完成圓滿的會集。我們看底下所說的，「專宏持名念佛攝萬德」。前面是讚歎夏老德行，修學功夫之深、之廣，後面，到最後專弘持名念佛攝萬德，最後什麼？歸淨土。這給人什麼樣的啟示，我們不能不留意。他通宗通教，他為什麼不歸禪，為什麼不歸教、不歸密，他歸淨土？他統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淨宗是最後的歸宿，表演給我們看的。一大圈全搞通了之後，最後到淨土。我們別繞那個圈子，那是什麼？彎路。他繞了多少彎路，找到這個中心點，我們就

不走彎路，我們就直接修淨土，這用意多深，我們要能體會。這就是他教導我們，是他無盡的慈悲來引導我們。「為宏淨宗」，這個持名念佛攝萬德，萬德就是宗教顯密禪淨、大小乘全都包括在裡頭，萬德，歸淨土。

「故願此淨宗第一之經，破塵生光；冀此無上之典，饒益當來。乃繼前賢，重行會集」。老居士這一生到這個世間來，實際上就是為了這樁事情，前面種種示現都是做一些基礎工作，這個基礎目的何在？讓現代人、後世人生起信心。他要不是這麼做，會集這個經沒人相信，為什麼？宗教都不通，顯密都不圓，哪有資格來做這個工作？樣樣都通，沒話說了，樣樣都有成就，這才稱為大家。所以來下手把這部經好好整理出來，為什麼？末法後面九千年要靠這個經得度。這個經是佛說的，五種原譯本一個字都不可以更改，在裡面節錄的句句話都是精華、精要，從五種本子變成一本，五種本子裡面精華、義理全在這一本書當中，文字沒有改變，這才稱為善本。

「重行會集。屏棄萬緣，掩關三載，淨壇結界，冥心孤詣，稿經十易，方慶經成」。這是會集的態度，首先放下萬緣，誠敬心才能生得起來，讓自己的心跟清淨平等覺相應，才能真正體會到如來真實義，有妄心夾雜你就見不到如來真實義。這就是印祖所說的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百分誠敬得百分利益。要會集這個本子得要萬分誠敬，你才得萬分利益，這個事情才會做得圓滿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閉關三年，淨壇結界，這是表恭敬心，誠敬到極處。冥心孤詣，心裡頭除阿彌陀佛、除《無量壽經》之外，一個雜念都沒有。稿，會集的稿修改十次，這個經才成就。

「首蒙宗教俱徹之慧明老法師」，慧明老法師給他印證。「手持會本攝影於佛前，為作證明。律宗大德慈舟老法師繼之專講此經

於濟南，並親為科判」，就是這個本子，前面慈舟法師的科判。這個經三十七品，這是最初，就是掩關三年，我們現在用這個本子是稿經十易，又修訂了十次，再分，分為四十八品。這個最初三十七應該是小乘三十七道品，用這個數字，最後四十八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用四十八品來分。所以這個最初掩關三載的時候，這個最初的稿本我們看到了，很值得紀念。這個稿子是重新校訂補充魏默深的本子，也就是夏老會集最初的稿本，再補充，再詳細來審定，成為現在的本子。這個本子，你看慈舟老法師講過。

「先舅父梅老居士」，梅光羲老居士，「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此經，稱之為最善之本。後復於經序中讚曰」，他給《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寫了一篇長序，講得非常詳細。這裡頭有這麼一段話，「精當明確」，精是精彩、精華，當是妥當、穩當，明是明瞭，確是確實，跟原譯本完全相應。「鑿然有據」，這個鑿然就是確切的意思，就是確確實實有根據，根據五種原譯本，沒有自己增加一個字，文字全是原譯本。「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，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」。本經都是原譯本，立意都是原譯本裡頭的意思，義理圓圓滿滿的選出來了，節選出來的會集在一起。無一句，這是文字，溢是漫出來，這就是本經之外，像前面譯本隨自己的意思來改變動幾個字，沒有，字字句句都是原譯本的原文，這就對了，讓後人找不到瑕疵。「艱澀沉晦」，這就是原譯本裡頭確實，艱是艱難，句子看起來我們很難懂，這樣的情形很多，但是他都不選它，一定要這個文句很清晰，表達得很清楚，把這些句子節錄下來，「使之爽朗」。

「繁複冗蔓」，裡面有這個情形，原譯本有，我們講囉嗦，反覆，一樁事情幾句話能說完，他要說好多句，印度人喜歡，中國人喜歡簡單，印度人喜歡繁瑣。原文裡頭所以有這種情形，翻譯的人

把它刪掉，但是意思要保留，還要保留在它原文裡頭，這個難，這不容易。翻譯經的人可以做得好，翻譯的人可以做得好，會集不許可，會集必須要翻譯的原文，不能更改一個字。「歸於簡潔」。凌亂要把它變成嚴整，闕疏又要把它變成圓滿。「必期有美皆備，無諦不收。雖欲不謂之善本不可得也。」這是梅光羲老居士對這個本子的讚歎，這個讚歎增長了我們的信心。我們為了要取信於現代的學人，就是修行人，對這個本子能生起信心，所以我在當年把九種本子印成一起，《無量壽經》九種本子的合刊，五種原譯本，後面三個會集本，一個節校本，你自己去看，全都擺在面前，讓你生信心。你仔細去校對，能不能再在這個經本上找到瑕疵，我們做了這個工作，這個合訂本流通量也很大。

「於是先師會本問世以來，不脛而走。佛界尊宿多以會本文簡義豐，詞暢理圓」，這八個字是黃念老的讚歎，這八個字非常恰當，確確實實夏老這個會集本這八個字做到了，學習的人歡喜。「流播中外。見者聞者，歡喜信受。持誦印行，絡繹不絕」。這是最近這些年，我們講過，這一遍是第十二遍，前面十遍是講的經文，講經，第十一遍跟這一遍講註解。淨宗同學無量的歡喜，一遍比一遍殊勝。為什麼？遍遍都有悟處，都有新的領悟。所以我們用的本子，前面講過的我再都不看了，我用現在的本子，每一遍不一樣，常常聽經的人會發現。持是受持，讀誦，印行，印經流通，確實沒有中斷過。到這個本子，《科註》，這就非常完美了。夏老會集的經，我也是用很長的時間，將近半年，把全經的註解做成一個大的表解，這都有，現在都印在前面，而且把經文會到註子裡面，便利於讀誦，科也都印在註解裡頭，你看得就更清楚，更容易明白經裡面的義理。這一次我們印成兩冊，精裝上下兩冊，希望這個本子成為《無量壽經》最完備的版本。淨宗同學有餘力可以涉獵經藏，沒有

這個能力，這一部經就夠了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心專注。像蕩益大師所說的，真信切願，持名念佛，就決定得生淨土，我們目的就達到了。

「近且蒙海外佛學界收入新印之續藏。行見大經光明，常照世間。昔賢會集之勝願，幸告圓成」。這是念老的期望，好像還沒有成就，但是我們有信心，這一部經、註將來決定會入藏，隨著《大藏經》流通後世。「《無量壽經》之善本，於茲慶現」，這是值得慶祝的一樁大事，現在這個世間。「此實為希有難逢之大事因緣也。」這是真的，過去修淨土的人沒有見到這個本子，這個會集本是民國初年才完成的，雖然完成，因為流通的數量太少，修學淨土的同學沒見過，這個本子連印光老法師都沒有看到過，它出現在近代。所以我常說我們近代的人有福，能夠看到這個本子。這個福報淵源於無量劫前能夠遇到這部經的人，讀到這部經、看到這部經，《彌陀經》上所說的，善根福德因緣都不可思議！就像經上所說的，無量劫前曾經供養無量諸佛如來所種的善根福德因緣，這一生當中現前了，你才能遇到，遇到是緣分；遇到了歡喜，能信、能解，這是善根；又能發心求生極樂世界，能老實念佛，一向專念，這是福德。世間最大的福報是什麼？是生到極樂世界，這個要知道。你不能生到極樂世界，我到忉利天去做天主，我到摩醯首羅天去做天王，這不得了了，沒出六道輪迴，福報雖然大，壽命雖然長，有盡的時候，不是無量壽。到極樂世界你說福報多大，無量壽、無量光，跟阿彌陀佛一樣，證得究竟圓滿的自性。自性是無量光壽、無量智慧、無量才藝、無量德能、無量相好，樣樣都是無量。確確實實是究竟圓滿的果報，沒有再比這個超越的，沒有了，你達到究竟圓滿。

這個福報稀有難逢，在這一世當中完成。我們要珍惜，我們這

個機會抓住，決定不放鬆，捨棄生命都無所謂。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定要發菩提心，要念佛，要生淨土，我們這一生目的就圓滿了。發菩提心，蕩益大師講得好，就是一心想著到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，這個念頭就是無上菩提心，圓滿的菩提心。在這個世間一切隨緣，有很好，沒有也很好，不要為這些事情操心，這就叫真放下。一心一意就求生淨土，就讀誦這部經、聽這部經，如果有能力，講這部經，發心來講這部經。一生講一部經好！我們淨土宗的祖師，哪一位我記不清楚，很早，一生講《彌陀經》講兩百多遍，可能不止，講了幾百遍，一生講《彌陀經》，他不講別的，真叫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們今天有這麼好的本子，這一生就專講這部經。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廣學多聞，把所學的圓融顯密宗說大小乘都歸在這一部經裡頭，就像黃念老集註一樣，你來做集解，這多麼有意思，無量功德！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到此地。